

漢語

漢語史學報

第二十一輯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集刊
《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全文收錄集刊
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收錄集刊
萬方數據收錄集刊

漢語史學報

第二十一輯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語史學報.第二十一輯 / 王雲路主編.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12

ISBN 978-7-5444-9727-5

I. ①漢… II. ①王… III. ①漢語史—叢刊 IV. ①H1-0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20)第017097號



責任編輯 徐川山

特約審讀 王瑞祥

封面設計 陸 弦

編 務 王 誠 劉 芳

漢語史學報 第二十一輯

王雲路 主編

出版發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網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號

郵 編 200031

印 刷 上海葉大印務發展有限公司

開 本 787×1092 1/16 印張 13.75 插頁 2

字 數 320 千字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44-9727-5/H·0330

定 價 90.00 元

如發現質量問題，讀者可向本社調換

目 錄

王國維校錄段玉裁批注《廣韻》考述	張民權(1)
承襲與出新:新井白石《東音譜》與方以智《切韻聲原》	李無未 鍾雪珂(14)
王念孫《合韻譜》《古韻譜》比較研究	趙曉慶(29)
從反切結構看東晉三家經師的重紐性質	許樹妙(55)
《鹿母經》真偽考	裘雲青(67)
俞樾《諸子平議·楊子法言》辨疑	郭鵬飛 蔡 挺(91)
中古新詞“趁”與文獻斷代	真大成 向學春(101)
《列子》語言地域性考察 ——以楚方言詞為中心	嵇華燁(105)
漢法運動事件詞化類型演變比較研究 ——基於古今對譯語料語用傾向的調查	史文磊(111)
範圍、程度、頻率、語氣 ——副詞之間的語義關聯	李小軍(125)
“罪過”向會話程式語的語用化	張愛玲(139)
吳語瑞安話的兩類定指“量名”結構及其關聯	吳 越(150)
“俘囚”補說	方一新 郭作飛(161)
再釋“薄相”	王 健(167)
“靜便”考源	湯傳揚(175)
《肉蒲團》詞語例釋	王 曉(179)
《世說新語》札記二則	劉芳池(183)
《說文》“涓”字“一曰露兒”探源	羅 濤(185)
釋《楚帛書》古楚語詞“囟” ——兼談南方方言“囟”的來源	吳春亮(193)
“相當”一詞考釋中的斷句問題	王閏吉(202)
《漢書·古今人表》“榮聲期”異名辯正	徐 凌 孫尊章(209)
編者的話	(216)

王國維校錄段玉裁批注《廣韻》考述^{*}

張民權

內容提要 《廣韻》校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獻研究工作，清代以來學者們都非常重視，尤其是乾嘉年間，《廣韻》校本甚多。現在能見到的有清人鈔錄的惠棟、段玉裁、顧廣圻等人的校本，也有其他學者的校本，諸如沈大成、吳玉墀等，這些學者在語言學上具有很深的造詣，他們在韻字校正和文獻疏證上均有獨到之處，並將校勘範圍擴展到聲韻、方言以及俗字的辨析上。王國維曾臨錄過黃丕烈臨摹的段玉裁《廣韻》校本，同時對《廣韻》也做了全面的校勘。王國維善於利用新發現的歷史文獻，運用唐寫本《切韻》《唐韻》等進行校勘，比較《切韻》與《廣韻》在小韻及韻字上的異同，開《廣韻》校勘一代新風。

關鍵詞 《廣韻》校勘 王國維臨錄 段玉裁批注

○ 引言

《廣韻》自宋景德年間刊刻之後，歷經宋元明數朝，雖刻本很多，但至清代已屬罕見之物，而元明期間，所刻《廣韻》多為節注本。康熙初，顧炎武在淮上得一《廣韻》，亟請陳上年、張力臣刊刻之（康熙六年，1667），後乃悟為明內府節本（按應為元本）。戴震《顧氏音論跋》曰：“《廣韻》已無善本，致使唐宋用韻沿革異同，莫之或知。以顧君之精博，而猶覈之疏，他人無論矣。”^①朱彝尊《重刊廣韻序》：“曩崑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仍明內庫鏤板。”從這裏可以看出清代《廣韻》藏本稀罕。按顧炎武所刻《廣韻》乃元代刪節本，這點《四庫全書提要》已有辨正之言，另外紀昀《書明人重刊〈廣韻〉後》和《書張氏重刊〈廣韻〉後》亦有辨證文字^②。從文獻記載看，清代學者所收藏的《廣韻》可以說是屈指可數。如曹寅、毛扆、徐元文、盧文弨藏宋本《廣韻》等，另外朱筠藏有多種元明刻本《廣韻》，等等^③。

《廣韻》在清代的廣為流傳首先歸功於康熙間張士俊刊刻《廣韻》。

清人刊刻《廣韻》自顧炎武始，其後康熙四十三年（1704）張士俊刊刻宋本《廣韻》，四十五年（1706）曹寅刊刻宋本《廣韻》，當時刻本主要為這三種，而張刻本流傳最廣。自此之後《廣韻》才開始在學者中廣為流布，對《廣韻》校勘工作也就隨之展開。根據筆者所見現有文獻，清代校勘《廣韻》比較著名的有惠棟、段玉裁、顧廣圻等人。此外很多學者也做了《廣韻》校勘工作，今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圖書館就藏有吳玉墀、沈大成、沈廷芳、翰臣（龍啓

^{*} 本文曾在2016（武漢）紀念黃侃先生誕辰13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有修改，本文發表的是其中一部分。本文為中國傳媒大學高精尖項目“傳統文化創新傳播——王國維與清代學者《廣韻》校勘研究”（項目編號：CUC18A016-2）的階段性成果。

① 戴震著，趙玉新點校。《戴震文集》，第4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0：86。

② 見《紀曉嵐文集》第一冊第十一卷《書後》。

③ 以上參見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八《廣韻跋》和朱筠《笥河文集》卷六《蘇州張氏廣韻刊本書後》等。

瑞)等人批校的《廣韻》，還不包括那些無名氏校勘的《廣韻》^①，此外還有一些學術札記和文獻研究性的校勘，如鄧顯鶴《廣韻校刊札記》和鄭文焯《宋本廣韻訂》等，國家圖書館有藏本。因此，《廣韻》校勘包括兩種形式，一是文本式的韻書校勘，二是學術札記式的文獻研究。當時校勘本主要是張氏澤存堂本，其他版本校勘者甚少^②。

從現存清代學者校勘的《廣韻》看，其校勘有多種體例和形式，學者根據自己學養和專攻興趣，批校時各有側重點。概括起來，不外乎有三：一是校勘《廣韻》韻字及其注釋上的訛誤，補正其文獻徵引上的不足，以及補正《廣韻》反切又音，說明其方言性質等；二是以唐宋詩歌用韻說明《廣韻》韻字收錄等方面的問題，如沈廷芳的《廣韻》校勘，傅山批校亦有此類性質；三是以周秦古音分部為標準，說明《廣韻》韻字與古今音的分合關係，標注其古音字，如翰臣所校《廣韻》即如此；或是標記出古今音韻相出入的韻字，如段玉裁校勘。可見清人校勘範圍之廣，但以第一類校勘為多為常，從中最能見這些學者的文字音韻訓詁與文獻學功底。他們不僅是在韻字校正和文獻疏證上，並且將校勘範圍擴展到聲韻、方言以及俗字的辨析上。

清代乾隆年間修纂《四庫全書》時，史館編修人員就對《廣韻》進行了校勘工作，這些校勘內容編排在全書之末的《四庫全書考證》卷二十經部中。《四庫》收錄《廣韻》凡二，一為《原本廣韻》，元刪節本，一曰《重修廣韻》，《提要》謂“此本為蘇州張士俊從宋槧翻雕”，蓋謂張刻澤存堂《廣韻》祖本之類。而校勘內容為《重修廣韻》，校正文字訛誤、脫誤、衍文以及注釋文獻引用不確等達 360 餘條。裏面引用了“據張士俊本”改五條，可見它不是張刻本《廣韻》，而是張刻本的原宋本《廣韻》，但它不是一部完整的《廣韻》版本，從注釋和反切體例看，而是兩種本子的拼合版。

清代學者在語言學上具有很深的造詣，他們在韻字校正和文獻疏證上均有獨到之處，對我們今日研究《廣韻》多有裨益，文獻參考價值極高。王國維曾臨錄過黃丕烈臨摹的段玉裁《廣韻》校本，同時對《廣韻》也做了全面的校勘。王國維善於利用新發現的歷史文獻，運用唐寫本《切韻》《唐韻》等進行校勘，比較《切韻》與《廣韻》在小韻及韻字上的異同，開《廣韻》校勘一代新風。近代黃侃、周祖謨也對《廣韻》進行了校勘工作，無疑，這些研究成果將成為一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本文主要敘述王國維臨錄段玉裁批校《廣韻》及相關歷史情況，至於清代學者諸如惠棟、顧廣圻、沈大成、吳玉墀等學者的研究，以及王國維校勘內容等，我們將會陸續以系列論文發表。

一 王國維校錄本基本情況

段玉裁批注《廣韻》原本不存，雖有清人臨錄本，但很少見，南京圖書館有無名氏抄錄本（善本書號 115032），今有王國維遙錄並校注的《廣韻》五卷（張氏澤存堂刻本），國家圖書館有膠卷拍照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亦有複印本。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① 張亮、譚曉明（2010：96-99）《善本古籍〈廣韻〉版本考》一文曾有調查記錄。

② 如國家圖書館藏有傅山批校張弢刻《廣韻》，何焯校跋曹寅刻《廣韻》等。按傅山批校《廣韻》僅有少量文獻校勘，而主要是杜甫詩句按韻注釋。何焯校跋本除卷一末一段校語外，書中校勘文字甚少。

以及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亦有無名氏迻錄的王國維校本。^① 臺灣本用朱墨兩筆批校，“書中有朱、黑筆批校，琳瑯滿目”^②。原件筆者未見，本文研究使用的主要是國家圖書館藏膠卷本和東京大學复印本。各種本子略有異同，國圖本子王國維批注詳細，增加了丙寅年（1926）“王韻”等唐韻校注；其卷首有王國維的名章，屬王國維原校本（善本書號 A02138）。東京大學本及社科院圖書館本簡略，不如國圖本內容豐富，缺後來丙寅年“王韻”批校及卷末王國維“丙寅”年校記文字，很顯然是丙寅年之前王國維批校。東京大學本疑為王國維弟子趙萬里臨錄本，字跡規整秀麗，小楷書寫，卷五入聲末有一行批錄文字：“丙寅十月校王仁昫《切韻》，萬里。”趙萬里後來或有補校（見下）。

國圖尚有一本無名氏過錄的王國維校本（善本書號 18245），校勘內容與國圖原本一致，但書法不及東京大學趙臨本。此書本為清乾隆間李繩藏本，《廣韻》目錄頁有“芸業齋”葫蘆印，卷末有“讀書秋樹根”方印。此書後為嘉慶間吳云所得，目錄頁上有“建安吳氏二百蘭亭齋藏書之印”，流傳有緒，也是一部很珍貴的澤存堂《廣韻》善本。究竟為誰人臨錄，不可知曉。可見王國維《廣韻》批校本流傳於海內外者至少有五種。趙臨本有趙氏批校語數條，一條見於原書卷一支韻十七葉“鍾”字注文“八銖”，下批曰：“里按一本《切韻》仍作銖，長孫注本作兩。”一條見於卷四末尾：“丙寅十月廿二日以王氏《切韻》校此卷。萬里。”丙寅歲為民國十五年，即公元 1926 年。卷四去聲霽韻葉眉和綫韻葉眉又有“王先生曰”云云數條，補敘王國維之說^③，蓋趙萬里在王國維生前幫助查閱過資料（王國維逝於 1927 年 5 月），並幫校閱過若干部分。這種校閱的痕跡集中在《廣韻》去聲和入聲兩卷上。

段注《廣韻》為清代著名藏書家黃丕烈臨錄，後清末烏程蔣氏收藏黃氏臨本，王國維校本即以蔣氏本迻錄。卷首王國維記曰：“庚申歲不盡七日，借烏程蔣氏藏黃復翁臨校本錄一過，並錄原跋。”庚申歲為民國九年，即 1920 年。蔣氏藏黃氏臨校本今歸藏於國家圖書館，另有南京圖書館藏無名氏臨錄段玉裁校本，但無黃丕烈批校序跋。書末有一簽記：“道光庚寅七月十七日重校。”比黃臨本晚幾年。南圖本段校用朱筆，抄錄者批語墨筆，體例非常清晰；與黃氏臨錄本比較，南圖本段注條目比黃氏臨本多，如上平聲多出 26 條，下平聲多出 44 條，所以南圖本段校《廣韻》彌足珍貴。

王國維所言“烏程蔣氏”者為蔣汝藻（1876—1954），字孟蘋，號樂庵，浙江吳興（今湖州）南潯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舉人。參加過辛亥革命，曾任浙江軍政府首任鹽政局長及浙江省鐵路公司董事長等職，亦為當時藏書名家，藏書之富，為江南之巨，有傳書樓、密韻樓等。王國維曾為之編寫藏書樓書目，曰《密韻樓藏書志》（後改名《傳書堂藏書志》）。從 1919 年春至 1923 年冬，前後五年始獲完稿，今稿本藏國家圖書館。為感激王國維，蔣家出資為之刻印《觀堂集林》（民國癸亥年，1923）。初刻本有“烏程蔣氏密韻樓印”牌記，並有蔣汝藻和羅

① 校本中有“德遠按”數條，如東韻崇小韻剝字注：“德遠按，觀堂云凡墨筆改字之處有 V 記號者皆宋本字誤。”按宋本者，即四部叢刊巾箱本《廣韻》，該韻本“剝”字注曰“鍾屬”，“鍾”為鍾之誤。王國維在澤存堂本旁寫“鍾”字並作 V 記號。德遠者，蓋王國維弟子，但不知何人名氏，俟考。社科院圖書館本為游帥博士幫助拍照，特志謝忱。

② 參見朴貞玉、朴現圭（1986：138）。

③ 如霽韻霽字注曰：“姓也。《漢書·王莽傳》有中常侍費憚。”憚字錯誤，王國維改為憚，蔣斧本《唐韻》殘卷作憚，《鉅宋廣韻》和《四庫全書》本《廣韻》亦作憚。該頁眉批曰：“王先生曰：憚當以《唐韻》作憚，宋本俱誤。”社科院圖書館本眉批：“憚。宋本俱誤。”可以互證。宋本即《四部叢刊》巾箱本。今按巾箱本即作憚。

振玉序，今中華書局重印時刪去。蔣氏與沈曾植、羅振玉、王國維、張元濟、傅增湘等關係甚好，故王國維可從其借觀藏書。

王國維遼錄的校勘文字皆小楷書寫，略帶行書，書於韻書眉端，有時寫於韻書韻字中間或行間。《廣韻》每卷之末均有校記文字，記錄校勘日期及相關事情。如卷一末尾：

丁巳十月假海鹽張氏所藏宋刊小字本校此卷。國維。

庚申祀灶日臨黃復翁錄段若膺先生校本於眉首。壬戌八月唐本《切韻》校。十一日重校。觀翁。

卷二末尾：

丁巳十一月廿四五日，以武原張氏所藏宋小字本校一過。庚申十二月復臨黃復翁錄段校本。壬戌八月三日唐寫本《切韻》勘了。觀翁。越十日又校。

丙寅五月校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

又卷五末尾：

越六年，壬戌八月，以唐寫本《切韻》《唐韻》通勘二過，並標出陸、孫二家所有之字，庶幾為家塾善本矣。中秋日維記。

壬戌八月一日校起，至十五日校訖。眼力漸退，燈下不能作朱書，惟於下午從事。而初次校《唐韻》時所用朱筆，不知何故，變作紫色，幾與墨筆不能相辨。然明眼人自能別之。中秋再記。

上跋海鹽張氏為張元濟，所謂宋刊小字本即今《四部叢刊》初編收錄的《廣韻》巾箱本。丁巳歲為民國六年（1917），下跋中的庚申歲為民國九年（1920），壬戌歲為民國十一年（1922），丙寅年為1926年。黃復翁為黃丕烈號名（見下）。由上述跋語可以看出王國維臨校《廣韻》的時間及其過程，前後十年，反復校勘。其校勘內容包括四個層次：

1. 以張元濟宋刊小字本校澤存堂本《廣韻》。今見校本中巾箱本字與澤存堂本不同的韻字皆在字旁標寫之；

2. 臨錄黃本中段玉裁的《廣韻》校語；

3. 以唐寫本《切韻》《唐韻》通勘《廣韻》，並標出陸、孫二家所有之字。這一部分工作量很大，要將唐寫本《切韻》《唐韻》等與《廣韻》一一比較，並標記彼此有無之韻字（包括注釋同異），並非易事。這部分工作做得很晚，1922年，王國維獲觀敦煌殘卷《切韻》三種，立即摹寫抄錄；同時又見到清廷內府藏項元汴跋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王二），以及蔣斧藏《唐韻》殘卷等，於是，投入了極大的熱情研究之，並與《廣韻》比勘。國圖藏王國維校本卷五末又有丙寅歲以王韻校畢之批語。

4. 說明唐寫本《切韻》《唐韻》等文獻版本及韻書時代問題，等等。

所以，王國維不僅僅是過臨黃丕烈臨段校本，更有自己的精心校勘，其校勘內容不限於《廣韻》，而是包括《切韻》《唐韻》等韻書。故此校本文獻價值極高。段玉裁是音韻學和文字學大家，王國維也是語言學和文獻學大家，兩位大師的校勘合在一起，其文獻學價值就毋庸多說了，尤其是在學術史的研究上。

王國維校錄非常勤勉，從丁巳歲（1917）到壬戌歲（1922），再至後來丙寅歲（1926）繼續以王仁昫《切韻》對校，前後十年都在進行這項工作，為此耗費了很多心血，所謂“眼力漸退，燈下不能作朱書”，令人敬佩。最初用的朱筆校勘在眼中也變得模糊了，近於紫色。其工作不僅僅是對《廣韻》進行校勘，更是藉此對《切韻》《唐韻》以來系列韻書做一番比較研究，《觀堂

集林》卷八所載有關韻書文獻跋語即是如此。在這次校勘中更是運用唐寫本韻書進行比較，校語中經常可見“唐韻”“王韻”如何。王國維使用的校本為張士俊澤存堂剞改本，舉二例可以說明，東韻“蟲”字注：“有曲成侯蟲達。”周祖謨《廣韻》校本、余迺永《新校互注廣韻》“達”皆作“進”（二人底本皆為澤存堂本），且各種刊本均訛為“進”^①。又如“弓”字注文：“孫子曰倕作弓。”倕，周校本和余校本皆作“倕”。作“倕”是，《荀子》卷十五《解蔽篇》“倕作弓，浮游作矢”。此可知澤存堂本還有一剞改本。

現存校本有黃丕烈跋語二則，段玉裁跋語二則，王國維跋語校記數則，其餘是段玉裁和王國維《廣韻》韻字及其注釋的校勘文字。內容很多，今就黃氏跋語等內容做一些必要的考述。

二 黃丕烈跋語與段玉裁批校

先敘黃氏跋語，一則在潘耒序後，一則在《廣韻》卷末。如下：

是書為段若膺手校本，有朱墨兩筆，卷首跋語兩通，首墨次朱。想先後所校，故以朱墨識別也。先生所校書甚夥，身後以白鏹三千金歸諸婿家閨齋觀察。先生有令似兩人，伯氏安貧，依然儒素。仲氏與乃姊丈關部事，頗以多財著，並徙而他宅，不復守枝園舊宅矣。伯氏余與之蹤跡亦殊疏闊。今夏持先生墓誌文過余，余亦遂往答之，遂及伊家事。始知楹書俄空，為雲煙之散。詢以手澤，因出此《廣韻》相示，並許見借。暑天無暇，入秋來天氣漸涼，從事校勘，悉照校語臨之，中有朱墨圈及尖角在每字旁者，不知命意所在，姑於上平悉臨之，然卒茫乎未有知也，遂輟而不臨。先生於韻學甚精，著有成書，此必其所自為記認之處。惜傳授無人，不能悉其綱領，惟就正訛之處，纖悉臨摹，以見校勘此書之精，無逾是本矣。時道光甲申秋閏七月十三日，古吳黃丕烈識^②。

【又卷末云】望後一日，覆勘一過，自二卷至五卷，有校語及勘正處，悉錄。大字及小字之○△，不盡臨矣。老菟。

從跋文中可以看出，當時黃丕烈只過臨一卷，其餘四卷是後來過錄的。針對黃氏所言段氏校勘特點：“中有朱墨圈及尖角在每字旁者，不知命意所在。”王國維眉批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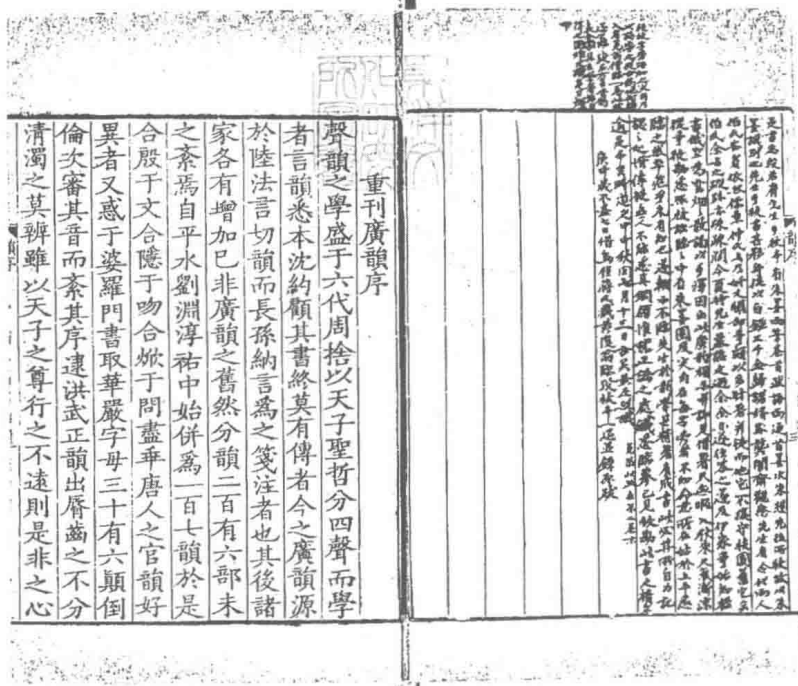
段校字旁所加之尖角，乃以志字之從古韻他部轉入者。菟翁僅臨一卷，此校遂不臨之，段君《六書音韻表》全書具在，學者能自得之。國維又識，是日燈下。

王國維揭示了段玉裁批點標記作用所在，對我們理解段氏古音學有重要意義。今按現存《廣韻》校本平聲卷一支脂之微魚五韻韻字旁有△標記，國圖原本及社科院圖書館本用圓點。在批點上，兩本較為一致，而日本東洋文化研究院藏本多有缺漏。另外，卷四卷五△○符號很多，多為王國維所加。今國家圖書館藏有黃丕烈過錄段玉裁校錄《廣韻》（涵芬樓藏本），以及南京圖書館藏無名氏過錄段校本卷一部分確有△號標記，主要就段氏古韻十七部韻字而標誌之，如支韻凡古音歌部字皆標記之，諸如鉞小韻“鉞陂鉞陂鉞陂鉞陂鉞陂”、陂小韻“陂陂陂陂陂陂陂”、敝小韻“敝踦崎崎敝”、宜小韻“宜儀鄰儀”、皮小韻“皮疲罷罷”、離小韻

① 《鉅宋廣韻》和中箱本《廣韻》亦作“進”，《四庫全書》本《廣韻》作“達”。下例諸刊本皆誤，《四庫全書》本不誤。

② 此跋文後收入黃氏文集《菟園藏書題識》（卷一）。按道光甲申年為道光四年（1824）。

黃丕烈的跋文非常重要，它不僅揭示了段玉裁校本之特點，還從中透露了段氏身後家庭變故之消息。按黃丕烈(1763-1825)，清著名藏書家、校勘家，字紹武，一字承之，號蕘圃、紹圃，又號復翁。文中所言“閭齋觀察”者為龔自珍父親龔麗正(1767—1841)，字暘穀，又字暘泉，號閭齋，仁和人，嘉慶進士，當時為段玉裁女婿，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故言“婿家閭齋觀察”。文中“令似”為“令嗣”，即言段氏後嗣。似之嗣義見於《詩經》，《小雅·斯干》“似續妣祖”，毛傳：“似，嗣也。”考有關文獻，段玉裁育有子女三。長子名驤，字右白，國子監生，父歿，安貧樂道，所謂“依然儒素”。次子名駮，縣庠生，為姊丈龔麗正關部事，龔自珍的妻子就是他的女兒^①。女兒名馴，即適龔麗正者，能詩，《杭郡詩續輯》選錄其詩十餘首。從黃丕烈跋文中可以考知段玉裁身後事，即段氏歿後家道中衰，已趨貧窮狀態，段玉裁生前藏書全都被賣掉，“為雲煙之散”，且都賣給姐夫龔麗正家，以三千白銀(鏰是白銀的意思)的價格，連蘇州段氏生前舊宅“枝園”都變賣了，不知發生何種變故如此。若父親段玉裁有知，又該做何種感歎。黃丕烈與段玉裁生前頗有交情，段氏文集《經韻樓集》可見書信來往，卷十二有《與黃紹武書》《答黃紹武書》等三通即是。故段玉裁歿後段驤以父親墓誌文往示黃丕烈，道光甲申年即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距段玉裁逝世(嘉慶二十年，1815)近十年，段家變故如此巨大，令人很難想象。



图表1 黄丕烈跋文(東京大學本)

① 段玉裁《龔自珍妻權厝志》：“龔自珍，吾外孫也。其母，余女。其妻名美貞，余次子駮之女也。……至癸酉（嘉慶十八年，1813）七月，卒於府署，年二十有二。”參見段玉裁著，鍾敬華點校，《經韻樓集》：第8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23。

不過，段玉裁生前家裏就可能非常拮据，為刻寫《說文解字注》耗費了很多錢財，曾經多次向王念孫借錢，見於段氏文集書信中。如文集補編《與王懷祖》第二書、第四書、第五書等都提及此事。如：

數年以文章而兼通財之友，唯藉阮公一人，拙著《說文》，阮公為刻一卷，曾由邗江寄呈，未知已達否？能助刻一二否？（第二書）鄙著《說文注》已竣，蒙阮公刻成一卷，一以為唱，用呈請政，並量力飲助，庶乎集腋成裘。（第四書）愚弟段玉裁頓首懷祖大兄先生執事：去冬得大著並手書，業經雘誦，布陳傾倒之懷。嗣頻接手函，近者又惠以四十金，俾得刻資，此種高誼，不勝感泐。（第五書）^①

這些書信均寫於嘉慶十年（1805）前後。前兩封信是請求王念孫能否幫助刻寫《說文解字注》，“阮公”即阮元。“飲助”即幫助的意思，《詩經·唐風·杕杜》一章“人無兄弟，胡不飲焉”，毛傳：“飲，助也。”第三封寫於嘉慶十二年（1807），是王念孫慷慨借給段玉裁四十金（四十兩銀子），“惠以”應當是“借以”的委婉說法。但王念孫所借可能不止四十金，據《與王懷祖》第六書，此四十金被段玉裁挪作他用。書信曰：“《說文注》未能刻，吾兄之相助者，他用矣。”（第418頁）可以想象，段玉裁為《說文解字注》花費了很多錢財，一直到臨歿那年（嘉慶二十年，1815）才刻寫完畢。或許是負債纍纍，段氏身後，債主催還，其子不得已變賣家產以償還之。不像段玉裁，其子在社會和學術界什麼影響和地位都沒有，雖然段玉裁生前朋友很多，但人走茶涼，這是社會常態。做學問不能給自己子孫貽福，是令人感傷的事情，古今如此。

如此看來，黃丕烈這段跋文具有重要的學術史價值。黃氏跋文提到的段玉裁跋語兩通，見於王國維校臨本《廣韻》所載孫恂《唐韻序》後，上平聲卷首，後收錄於劉盼遂輯校的《經韻樓文集補編》卷上。迺錄如下：

《廣韻》，句容裴生名玉字蘭珍物也。乾隆戊子（三十三年，1768），予館於裴，此書相隨三十餘年，手訂訛字極多，後之人將有取於此。嘉慶壬戌四月十四日，玉裁記於下津橋朝山墩之枝園。

竹汀云：“《廣韻》卷首云：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唐韻》〔序〕乃云^②：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不應《唐韻》字轉倍《廣韻》，意兼注中字而言耳。”玉裁謂：孫恂“上陳天心”以上，恂自謂也；以下謂元青、吉成所增也。然則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元青、吉成所為。《雲谷雜記》所謂《廣唐韻》蓋即此與？恂所為以開元三十年為限，元青、吉成所為成於天寶十載，疑本是二書，此序恐非恂原文也。俟更考之。丁卯十一月，玉裁識。

以上兩通跋文作於不同時間，嘉慶壬戌為嘉慶七年（1802），後一通丁卯歲為嘉慶十二年（1807），此年段玉裁73歲。雖然批語時間是嘉慶七年，可以想象，在乾隆年間段玉裁就一直在進行校勘工作。此本《廣韻》相隨段玉裁三十餘年乃至終生伴隨，時時都在翻閱並校正之。下一篇跋文討論《唐韻》字數及《唐韻序》問題，回答了錢大昕曾經提出的疑問，是一篇很有學術價值的跋文。此時錢大昕（1728—1804）已歸道山（嘉慶九年），但學術疑問還留存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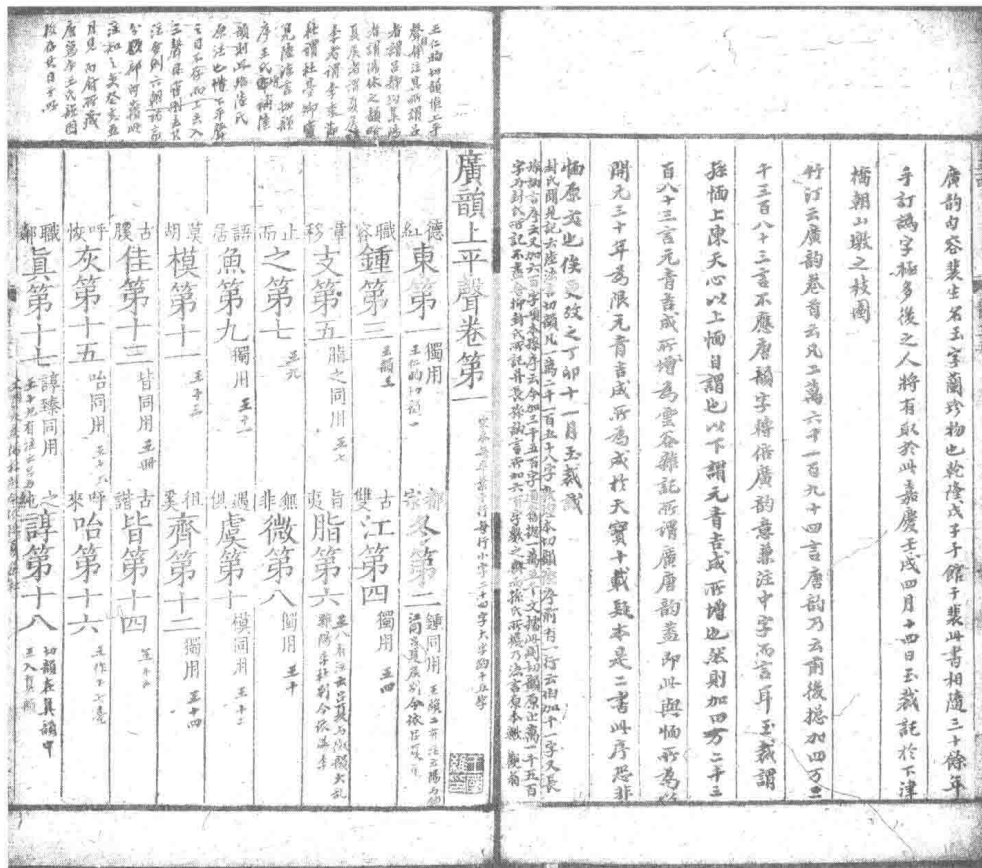
按錢氏之疑，見於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六《與戴東原書》。曰：

① 以上俱見《經韻樓集》（2008：415-417）所附錄劉盼遂輯校《經韻樓文集補編》卷下。

② 此處疑抄落一序字，檢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六《與戴東原書》有“序”字。

孫愐《唐韻序》稱：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今檢《廣韻》卷首云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廣韻》本於《唐韻》，不應《廣韻》所收之字^①，轉倍於《唐韻》，若然，則雍熙之所修者，當云“刪韻”，不當云“廣韻”矣！意孫愐序所云增加者，兼注中字而言。邵長蘅遽謂孫愐增字至四萬有奇，似可未信，惟高明示之。

但戴震生前並沒有回答錢大昕之疑，戴震逝世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十年後，段玉裁代戴震回答了錢大昕之疑問。不過段氏“回答”也不完全，段氏認為“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乃元青、吉成所為，亦缺乏證據。此數字應當是韻字兼注釋文字而言。



圖表2 段玉裁跋文，後一節為王國維跋語（國圖藏原校本，有王國維名章）^②。日本東洋文化所藏本日錄葉無批校。

段氏跋文後有王國維一段批語，繼續討論《切韻》字數問題，可以解答錢大昕之疑並彌補段玉裁不足。錄之於下，曰：

① 此句所言《廣韻》，應是《唐韻》之誤，下句《唐韻》應是《廣韻》之誤。

② 左上為王國維批語，《廣韻》韻目下是王國維參考《切韻》和項跋本《王韻》所作的批注。批語主要是對王韻韻目的說明，極為重要。眉批曰：“王仁昫《切韻》惟上平聲目有注。其所謂呂者謂呂靜《均集》，陽者謂陽休之《韻略》，夏侯者謂夏侯該，李者謂李季節，杜謂杜臺卿，皆見陸法言《切韻》序。王氏增補陸韻，則此殆陸氏原注也。惜下平聲之目不存，而上去入三聲目皆刪去其注，否則，六朝諸家分部可藉此注知之矣！癸亥(1923)五月見內府所藏唐寫本王氏韻，因校存其目於此。”

按王韻韻目下所注六朝人分韻異同，非常重要。敦煌本王韻上去入三卷均有注釋（平聲韻目缺卷，當有），宋濂跋本王韻平上去入四卷韻目均有，但王國維未見。所見為項跋本王韻，王國維校本並有抄錄。如本圖版脂部第六下，王國維批注曰：“王八。有注云：呂、夏與微韻大亂雜，陽、李、杜別，今依陽、李。”王國維認為，這是陸法言原注，反映了陸法言分韻立部的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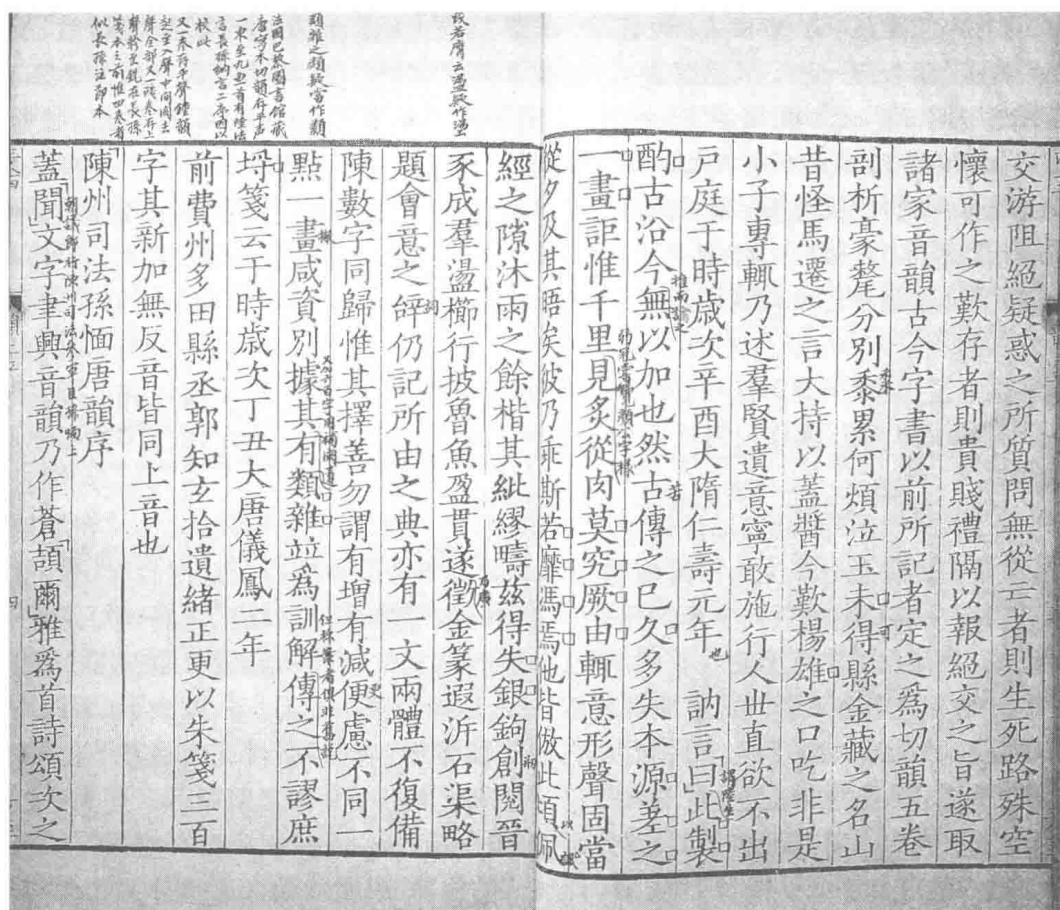
《封氏聞見記》云：陸法言《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敦煌本《切韻》陸序前有一行云，伯加千一字。又長孫訥言序云，又加六百字。項本孫序云今加三千五百字，通舊總一萬五千文。據此，則《切韻》原止萬一千五百字，與封氏所記不盡合。抑封氏所記并長孫訥言所加六百字數之，而孫氏所據乃法言原本歟？觀翁。

王國維參考《封氏聞見記》和長孫訥言序和項跋本所載孫愐《唐韻序》，推定《切韻》原本爲一萬一千五百字，其後唐人陸續增加至一萬五千字，至宋人修《廣韻》時增至“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廣韻卷首》），此《切韻》修定至《廣韻》爲止的增修字數。王國維的考定在韻書史的研究上意義重大，辨證了學術史上關於《切韻》原本字數的是非問題。當然，我們也可以換一種思維方式，封演所見陸法言《切韻》是經過唐代人增修的韻本，因爲封演爲德宗時（在位 780-804 年）人氏（據《四庫全書提要》），此時《切韻》修訂本甚多，諸如王仁昫《切韻》和孫愐《唐韻》等。

按王國維在《廣韻》韻目上批注的“王韻”韻次，是根據項元汴所跋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這本韻書實際上是綜次王仁昫韻本和長孫訥言等人韻本而成，有“混合”性質，還不是純粹的王仁昫《切韻》增補本。今有敦煌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伯二〇一一）傳世，簡稱敦煌本王韻，還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卷後有明初宋濂跋文，簡稱宋跋本王韻。這兩本王韻的內容性質基本一致，但與項跋本王韻出入較大，如項跋本王韻四江後次以五陽六唐，然後是七支八脂九之，故王國維於《廣韻》韻目支韻第五下批“王七”，脂第六下批注“王八”，之第七下注“王九”，等等。宋跋本王韻真韻之前韻部次序與《廣韻》一致，真部以下則有出入，因爲《廣韻》真諄分韻，寒桓分韻，所以韻目次序會有相應的參差。

三種王韻的寶貴之處是韻目下保留了陸法言的注釋，說明六朝人韻書分韻立部的差異，脂第六下有注云：“呂、夏與微韻大亂雜，陽、李、杜別，今依陽、李。”王國維批語指出：“其所謂呂者謂呂靜《均集》，陽者謂陽休之《韻略》，夏侯者謂夏侯該，李者謂李季節，杜謂杜臺卿，皆見陸法言《切韻》序。”但項跋本王韻只是在平聲韻目保留了幾條陸法言部分韻目注釋，而於上去入三卷韻目則無，而敦煌本和宋跋本則保留較全。如項跋本於平聲韻目僅有二冬、八脂、十八真和十九臻四韻目下有陸法言注釋語，而宋跋本除這四韻外，還有十四皆、十五灰、廿殷、廿一元、廿二魂，廿五刪、廿六山、卅一肴、卅六談、卅七陽、卅三尤、五十一咸，等十六個韻部有注。敦煌本平聲韻目闕卷，平上去三卷韻目注釋與宋跋本基本相同。可惜限於歷史條件，王國維沒有見到敦煌本和宋跋本王韻，否則，批校工作可能會做得更加完善。

不僅如此，王國維還利用出土的敦煌韻書殘卷長孫訥言序，比較了《廣韻》所載長孫序的異同，揭示了長孫訥言箋注本《切韻》的一些特點，見下圖版。又據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所載項元汴藏吳彩鸞寫本《唐韻》序文，補充孫愐序文原有語句：“今加三千五百字，通舊總一萬五千文，其訓注解，不在此數。”（此批校圖版未錄）所以才得出了“《切韻》原止萬一千五百字”的結論。



圖表3 王國維校批《廣韻》，社科院圖書館本，此葉各校本同。案此為王國維以巴黎圖書館藏唐寫本《切韻》殘卷（斯2055）校《廣韻》，字旁標口者表示殘卷闕此字（漫漶脫落），行間批注文字為殘卷有而《廣韻》無者。可知殘卷長孫訥言序與《廣韻》出入甚多。如“又加六百字用補闕遺”和“但稱案者俱非舊說”二句（項跋本《王韻》同），對於我們了解長孫訥言箋注本《切韻》一書的性質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 段玉裁批校《廣韻》內容

段玉裁批校《廣韻》主要集中在韻字和注釋文字的校改上。王國維臨錄時皆寫於眉頭，偶有寫於行間者，所錄“段氏”批校語凡520餘條（南圖本段氏批校略多於此）。此錄數例如下，以見段氏《廣韻》批校一斑。

序號	韻部	葉數	《廣韻》韻字注釋	王氏臨錄段玉裁批校
1	東	八	驚：鼓聲	段改驚為鑿
2	冬	十三	鑿：鼓聲	段鑿改為鑿
3	鍾	十三	松：小禪也	段云松《說文》作𣎵
4	鍾	十三	淞：凍落貌又先恭切	淞段改淞
5	鍾	十四	對：……流血水為丹色也	段改注水為丹色也

序號	韻部	葉數	《廣韻》韻字注釋	王氏臨錄段玉裁批校
6	鍾	十五	輔：通俗文云牽乾也	段改牽船也
7	江	十六	甌：上同（即缸）	甌段改瓊
8	支	十七	移：……移書蔑表之類也	蔑段改作箋
9	支	十七	櫬：上同又榻前几	櫬段改櫬
10	支	十七	倭：慎貌	段曰慎當依《說文》作順，恐是梁時改耳
11	支	十八	稀：朽也	朽段亦改朽
12	支	十九	堤：堤封墳畝漢書作提顏師古曰提封者大舉其封疆也	段云《文選》注臣瓚案舊說云提撮也言大撮頃畝也。師古本瓚說。

從上舉例子中可以看出，段氏校批既有韻字的校改，也有對注釋文字中文獻的批注。如例1、2、3、4、7、9等是韻字的校改，其餘為注釋文字的校改或批注，如例12。當然，這只是文字方面的校勘，至於校勘標記在此就難以顯示出來。

《廣韻》錯誤既有歷代刊刻傳抄留下的錯誤，也有當時韻書編撰留下的錯誤，不一而足，情況非常複雜。段玉裁校勘被認為非常“精確”，顧廣圻說：“段若膺先生較尤精確。”^①周祖謨作《廣韻》校勘，“段氏校語，今皆采入”（校例）。自序言曰：“昔讀黃丕烈藏書題識，知段玉裁有《廣韻》校本。近得見王國維所臨黃丕烈過錄之段校本，書中訂正《廣韻》之誤字極多。”又言曰：“王氏亦嘗以宋刊巾箱本校澤存堂本，後又以《切韻》《唐韻》通勘《廣韻》，標出陸孫二家原有之字。趙斐雲（萬里）先生復重校一過，益以故宮博物院所藏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朱墨琳琅，用力甚勤。”此言段校與王國維校本之事。舉一例可說明段校“精確”之處。

《廣韻》上聲紙韻破字，注枝折。段玉裁將折改為析。趙萬里旁引王國維：“王先生云據《切韻》當是披析之訛（王韻枝正作披）。也就說，段玉裁校勘與《切韻》合。周祖謨《廣韻校勘記》亦采之，疏證曰：“注枝折二字，敦煌王韻作披析，當據正（故宮王韻作披折，折乃析字之誤）。折，段氏改作析，極是。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廿二引《纂文》云：‘破，析也，破猶分也。’是其證。”^②

段玉裁對《說文》《玉篇》等文獻精熟，又精通古音之學，因此，在《廣韻》校勘上常有引人入勝之處，他能夠運用《廣韻》與《說文》互校，《說文解字注》中常常能見到用《廣韻》來補正或糾正《說文》許慎分析之誤^③，全書引用《廣韻》凡56處，或以《說文》規正《廣韻》誤字^④。而且段氏所校文字往往與故宮王韻、孫愐《唐韻》或五代刻本韻書相吻合。如職韻瑠字，注“土

① 見顧廣圻。思適齋書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② 周祖謨。廣韻校勘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4：237。

③ 此舉一例如下。如《說文·玉部》：“珣，朽玉也。从王有聲，讀若畜牧之畜。”段玉裁認為珣字字形有誤，應當為王，並將《說文》說解“从王有聲”改作“从王有點”。注解曰：“各本篆文作珣，解云从王有聲，今訂正。……《廣韻》一屋云王音肅，朽玉。此《說文》本字。四十九宥云珣音顛。此從俗字。《玉篇》：王，欣救、思六二切。此《說文》本字。珣，許救切，引《說文》朽玉也，此後人據俗本《說文》所增。”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1。

④ 如屋韻“𡗗”字，王國維批注曰：“段云𡗗字《說文》《玉篇》皆作𡗗。”今按《段注》，欲將𡗗字改《說文》𡗗字。《說文·攴部》：“𡗗，行𡗗𡗗也。从攴，𡗗。讀若僕。”段注：“各本篆作𡗗，今依《廣韻》作𡗗，與小徐注合。”

田”，段玉裁“田”改“由”，與《說文》合，而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故宮王韻）、蔣斧本《唐韻》及五代刻本韻書正作“由”。稻字，注“稻稜”，段玉裁將“稜”改作“稜”，除本韻阻力切“稜”注“稻稜”可證外，王韻和唐韻均作“稜”。

今南京圖書館藏有無名氏錄段玉裁批校《廣韻》一部，朱筆抄錄，善本書號 115032，其過錄段氏批校內容與黃丕烈臨錄《廣韻》基本相同，但校語多於黃臨本。其間有抄錄者批語，用墨筆，如東韻洪批戶工切（《廣韻》戶公切），支韻離字注文“孟軻門人”，批注“門人衍”等。上聲卷目錄批改處脚下有“吳管涔改”字樣。此校本是否為吳氏所錄，難以考定，遺憾的是吳管涔生平履歷不詳，暫闕疑之。

段玉裁《廣韻》校批已見清人採用，鄭文焯《宋本廣韻訂》多有引述“段曰”云云者。如一東“東”字曰：“東，《世本》宋大夫東鄉爲，賈執《英賢傳》云，今高密有東鄉姓。段曰東鄉爲人，見《周禮》注。即向爲人，此奪人字。”又二冬：“鑿，鼓聲。段曰當作鑿。焯案此爲東部鑿之異文誤入。”上二例“段曰”云云正見於王國維臨錄段校本。鄭氏此書僅有平聲一卷，其餘四卷未刻，今藏國家圖書館。鄭文焯（1856-1918），字俊臣，號小坡，又號叔同、大鶴山人等，奉天鐵嶺（今遼寧）人。晚清著名詞作家及批評家，著有《說文引群說故》二十七卷、《大鶴山房全書》等^①。今國家圖書館藏有鄭氏批注詩詞稿本多種，如《夢窗詞校議定本》《瘦碧詩詞稿》等。

段玉裁《廣韻》批校今人利用者不多，除周祖謨《廣韻校勘記》引用外，鮮見學界今人引述，有引用者亦從周祖謨《廣韻校勘記》來，而周祖謨又從王國維校本來。

段玉裁批校《廣韻》在清代流傳甚廣，除黃丕烈有臨錄外，還有顧廣圻臨錄本。顧氏臨本將惠棟、段玉裁校語全部錄上，並有自己的案校。後來人們又將惠棟、段玉裁和顧廣圻三家《廣韻》校勘匯錄，先後有李福、潘錫爵、丁士涵、黃丕烈等臨錄本。今人范祥雍和王欣夫等又有臨錄整理本等。不敘，詳見另篇考述。

而在上述各家臨錄本中，王國維校錄本無疑最有特色。

徵引書目

《廣韻》若干種：張氏澤存堂本、《古逸叢書》覆宋本、《四部叢刊》巾箱本、曹棟亭五種本、黃三八郎《鉅宋廣韻》本、《四庫全書》本、張弢刻本、覆元泰定本，等等。

《切韻》殘卷三種，王國維抄寫，周祖謨編《唐五代韻書集存》，中華書局，1983年。

唐寫本《切韻》《唐韻》若干種：（1）敦煌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2）宋跋本《刊謬補缺切韻》，（3）項元汴藏吳彩鸞《唐韻》寫本，（4）蔣斧藏《唐韻》殘卷等。周祖謨編《唐五代韻書集存》。

清·惠棟《廣韻》校本，無名氏臨錄，國家圖書館藏善本。

清·段玉裁《廣韻》校本，黃丕烈臨錄本，國家圖書館藏善本。

清·段玉裁《廣韻》校本，王國維臨錄黃丕烈本，國家圖書館藏善本若干種。

三家《廣韻》匯校本，潘錫爵臨錄（惠棟、段玉裁、顧廣圻校），湖北圖書館藏本，國家圖書館膠卷本。

參考文獻

[1] 黃侃. 黃侃手批廣韻[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7.

① 參見《大鶴山人詞話》（2001）前言部分。

- [2]周祖謨. 廣韻校本[M]. 北京:中華書局,2004.
- [3]余迺永. 新校互注宋本廣韻(定稿本)[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4]蔡夢麒. 廣韻校釋[M]. 長沙:嶽麓書社,2007.
- [5]范祥雍. 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6]朴貞玉,朴現圭. 廣韻版本考[M]. 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138.
- [7]張亮,譚曉明. 善本古籍《廣韻》版本考[J]. 圖書館學刊,2010(3).
- [8]鄭文焯著,孫克強、楊傳慶輯校. 大鶴山人詞話[M].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

On Wang Guowei's Collation and Transcription of *GuangYun* annotated by Duan Yucai

Zhang Minquan

Abstract: The Collation of *GuangYun* is a very important literature research work. Scholars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GuangYun* since th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Qianjia period. *Guangyun* had many collation versions. Now we can see the collation versions of Hui Dong, Duan Yucai, Gu Guangqi and other scholars, such as Shen Dacheng, Wu Yuchi and so on. These scholars master linguistics, and their studies feature the correction of rhyme words and the proofreading of documents. Moreover, they also extended their scope to the analysis of phonology, dialect and folk characters. Wang Guowei once copied the revised version of Duan Yucai's *Guangyun* copied by Huang Pilie.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collated it comprehensively. Wang Guowei is good at using the newly discovered historical documents. He used the Tang manuscripts of *Qieyun* and *TangYun* to collate, comparing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Xiaoyun and rhyme words, which opens a new trend of collation in *Guangyun*.

Key words: Collation on *GuangYun*, Wang Guowei's collation and transcription, Duan Yucai's annotation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陽區定福莊東街1號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

郵 編:100024

E-mail:zhangminquanbbi@sina.com zhangminquan2002@sohu.com